

<<妇女闲聊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妇女闲聊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4558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4558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林白 著

页数：245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妇女闲聊录>>

内容概要

我对自己说，《妇女闲聊录》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、最具现实感、最口语、与人世的痛痒最有

关联，并且也景有趣味的一部作品，它有着男一种文学伦理和男一种小说观。

这样想着，心里是妥贴的，只是觉得好。

如果它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那样，我仍觉得是好的。

它使我温暖。

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，内心黑暗阴冷，充满焦虑和不安，对他人强烈不信任。

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。

许多年来，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，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。

对我而言，写作就是一切，世界是不存在的。

我不知道，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，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，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，它把我席卷而去，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，千湖浩荡。

所有的耳语和呼唤就是这样来到的。

我听到的和写下的，都是真人的声音，是口语，它们粗糙、拖沓、重复、单调，同时也生动朴素，眉飞色舞，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。

我是喜欢的，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。

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。

大地如此辽阔，人的心灵也如此。

我首先要做的是，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，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。

我爱你们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作者简介

林白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。

本名林白薇，广西北流人。

19岁开始写诗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说吧，房间》《万物花开》等多部，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。

1998年获得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奖。

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居北京、武汉两地。

长篇

<<妇女闲聊录>>

书籍目录

卷一：回家过年卷二：从小到大记得的事卷三：王榨（人与事）卷四：王榨（风俗与事物）卷五：现在另卷：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后记一：世界如此辽阔后记二：向着江湖一跃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——从《妇女闲聊录》反省“文学性”

<<妇女闲聊录>>

章节摘录

卷一：回家过年 第一段 坐火车 过完年坐火车来北京，车上没水喝，笔直（一直）没有。大家都带的可乐，我也带可乐，在滴水车站旁边买的，让我弟弟买的，可能是五块钱一瓶，没喝完。一块来的有七个人，做木工的，油漆工，做缝纫的。

王榨一个女的，她弟弟在北京开服装厂，做羽绒服，是麻城的，在火车上坐在一块儿，她身上穿的羽绒服可能就是这个厂出的，质量不好，羽绒蹭得到处跑，妯娌两人，衣服都一样，羽绒从针眼里跑出来，到处都是白的，满身都是。

那女的，带她外甥女到厂里干活，去了肯定有活干，收入多少不知道，她不是王榨的。

在火车上饿了就吃咸鱼，我和那女的都是吃鱼，家里带的。

她吃武昌鱼，我吃胖头鱼。

她拿着一大块啃，没啃完，渴了就喝水，带了苹果、鸡蛋、香肠，糖、饼干、蛋黄派，都有人带。

我就带了苹果和鸡蛋和鱼。

在车上打扑克，打七，两付扑克，108张，后来借给人家一付，剩一付，就斗地主。

回去的时候车上没暖气，冻得要死，冻死人了。

我就想，到了下一站，要是近一点，我就马上回北京。

后来穿上两双袜子，两件大衣，还不怎么好，脚就跟放在冰上一样。

临时加的车，硬卧车改成硬座车，84块钱一张票，加上5块订票费。

回去的车上没上厕所，来的时候挤了一趟厕所，排队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滴水的人最多，后来黄冈、麻城上来的人都一路站着，以后上车的都一路站着，到了坝州，全下光了，就有位置了。

晚点了两个多小时，本来七点半就该到北京的，我们的车晚了，就等人家的车过去，才让我们进站，坐了快18个小时。

第二段 小王做俏想要钱 过年小王（木珍的丈夫）躺了好几天，二十八下午就躺着不起来，不干活，也不说话。

就想要钱，他不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他做俏（闹别扭）。

后来大姐说我才知道。

他跟我大姐说的，大姐打电话告诉我妈，我妈再告诉我，我才知道。

后来给了钱他就好了。

三十晚上，我给孩子压岁钱，一人100，给他50，我还说，我嫁过来十几年了，你还没给过我一分钱压岁呢，我们那叫压金钱。

我说我一下子给你五十，他说这钱我留着，留着充手机卡去。

三十下午吵了一架，他把椅子举起来，我一点都不慌，他没敢打我，把椅子摔跨了。

他就说他要出去，要跑掉，不在家了，我就想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

他就找衣服，我就赶紧进去，把钱拿在手上再说。

我怕他把钱拿走了，我就没钱花了。

拿到钱我就不怕，你爱上哪你就上哪。

他找衣服，村里的嫂子扯着他，让他别走，我说你别扯了，他走不了，最多就在王榨。后来那嫂子就不扯了。

他就一直在屋里八门儿（到处）找他的衣服。

我在那扫地，跟老嫂说，他跑不了，能跑到哪儿去。

他都没钱，往哪跑。

要是我还跑得了。

落了（后来）他根本就没出房门，又躺下了。

七筒（儿子的外号）吃完中午饭，没有叫他，七筒自己就把门口的土弄好了。

我和小王吵的时候，七筒正好也在那，他说，让我学手艺，我学个鸡巴！

他二妈说：这你不管，与你不相干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儿子很好，上山打了很多柴，放到二楼码得好好的，小王不管，全是七筒弄的，贴对联，也是我和儿子，女儿不知上哪儿去了，宠坏了，她就比七筒小一岁。

我边做饭边贴对联，七筒烧火，我买的对联，大门的六块钱一幅，大的长的，在三店买的，一共买了十四块钱的，门斗都有。

去年兄弟媳妇贴了一个短的，她不甘心，今年非得跟我一起去，她也要买一样长的。

后来那椅子摔跨了，他又钉上了。

最后出来，钱全给他了，女儿上学的钱我交了，剩下的钱全部给他了。

不给我就怕他打女儿，七筒出来了，他也打不着，不怕。

2002年还是2001年，他把女儿脚都打坏了，在床上躺了两天。

女儿脾气倔。

他没钱花就拿女儿出气，说女儿老要钱花。

我弟说，他去年卖鸭子，有1000多块呢，就不知道这钱上哪去了。

肯定是给他的相好了，上次他还要向我弟借钱，我让不要借给他了，他老想他借，让我还。

以前我伯（爸爸）还喜欢他的，现在，我伯看见他恨不得一口吃掉，不理他了。

第三段 初一小王想见他的相好 再就是初一，我在家包包面，拜年，先上庙里，王榨除了土地庙，还有两个庙，先上林师傅那个庙，慈灵观，就是每个人给十块钱，每个菩萨面前磕个头，大人小孩磕，林师傅把供菩萨的苹果，每个孩子给一个。

我们就喝点茶，往年是米酒，今年是茶。

再回来吧，就是自己屋里，像玩龙灯似的，一帮人，就家里留一个人。

又上那个庙，我都没记住叫什么庙，我说不去算了，他妈信佛，去年跑到庙里，要在那过年不回来，不是我不在家吗，大嫂二嫂去接她回过年，她不回。

过完年她才回。

去年初一上那拜年去，一大帮人。

今年我说不去了，小王老说要去要去，我就说，你是不是想看一眼冬梅（他的相好）啊？

我说去年去了，那是因为你妈在那，今年去干吗呀？

你无非就是想看一眼冬梅呗！

那就走呗，去呗！

他说：算了算了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！

我说走吧，一块去，免得你老想着。

就去了，见着了冬梅了。

去年不是一大帮人去了吗，全都上她家去了。

小王跟冬梅还挺有默契的，冬梅一拿炮竹，一撑出来，小王就知道接过来放。

他大嫂还有意瞟了我一眼，我就装傻，装自己没看见。

后来回家我说：你们俩还挺好的。

他说我瞎说。

他不承认，他说人家给你你不放啊。

我说大哥也在那啊，他怎么不接。

他说我话无脾味（无聊的意思）。

所以今年我说，上庙里可以，但是不要去冬梅她家。

他说他也没想去啊。

回的时候冬梅就在门口站着，到家了我就说，这下舒服了吧。

看见了吧。

每句话我都是笑着说。

第四段 今年的年货 二十九，我就上马连店办年货，买了饼干，五斤，四块钱一斤，云片糕，也是四块一斤，葡萄干，六块钱一斤，还有白瓜子，也是六块钱一斤，都买了两斤。

还买了瓜子，一口袋，再买了蚕豆，还，有山楂片，蚕豆便宜，两块一斤，山楂片七块钱一斤，还买了一袋苹果，13块钱一袋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两袋奶粉，15一袋，什么牌子都忘了，里面是单个包装的。

肉小王在家已经买了，酱油味精还有健力宝，五块一瓶，买了四瓶。

霞牌龙须酥，买了六盒，全都是吃的。

瓜子炒得七八黑的，吃的人，嘴一圈梗是（全是）黑的，那手上梗是黑的。

蚕豆就是我吃，买的火腿肠，黑木朵，干香菇，还买了粉丝，火锅吃。

买了鸡腿，还有鸡爪子，白木耳，红枣，安南看我买什么，他就买什么，安南跟我一年生的，也是65年，39岁。

我还在那笑，我买么西，你买么西，你回去不怕你香芽打你。

买的都是挺贵的，我平时不在家，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

他说没事，你怎么吃我怎么吃。

买炮竹、对联、门斗，都是这天买回的，烟花，都是。

连同吃的，一共，400多，比别人肯定多一点，别人就是买点蚕豆，瓜子，再就是糖，糖我在这带了七斤。

北京的糖价钱差不多，北京有软糖，家里的全是硬的。

孩子爱吃软的，全把软的挑来吃了。

软糖还便宜，吃到后来客了，吃的全都是硬糖。

第五段 过年的时候 亲戚都来，初一，牛皮客儿子做10岁生日。

那天来的，都是小王那边的亲戚，他姐夫就是拿了一包糖，酥糖。

外甥女婿拿了一包糖和一块肉，生的，肥瘦都有，骨头也有。

三毛，也是一块肉，一包糖。

来一个放一包，一千头的炮竹。

小王放，家里烧着火盆，也不冷。

还放一个小桌子，有吃都拿出来，用一个盆装着。

没有烧汤待客的了。

有的就是划一下，就是站一会儿就走了，给他泡一杯茶，他一边喝一边走，一次性的杯子，走到哪扔到哪。

有的茶都不喝，放下东西就走，好象是就是给你送东西来的。

初二我们全都上我娘家。

七筒八筒跟着小王的弟媳上街（上县城）拜年，坐小面的，一个人四块钱，讲价，说，都是小孩子，后来每人两块。

我就坐小王的摩托去的。

带了一块肉，在县城买了老人喝的麦片，15块一袋。

后来我想换，换成脑白金，后来懒得回去了，就没换。

我们到了，孩子还没到。

我们从北城这边来，我妈在南城那边，要穿过整个县城。

有环城的公汽，一块钱一个人。

我伯就生气了，担心两孩子弄丢了。

他说：那是么搞法的。

他的脸就沉下来了，小王就赶紧骑摩托去找，没找着，他又回来了。

我就说：落不了（丢不了），落不了，多大两个伢，还落得了。

我伯没吭声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说我看看去吧。

刚出去，他们两就来了，是等公汽，等了半天。

中午他们喝酒，吃涮羊肉，再就是鸡膀子，肉丸、鱼丸。

聊天，东聊西聊，细哥说他喜欢北京的馒头，一顿吃四个，大个的。

他在北京打工，去年，就那几个月，他也是坐那趟冻得要死的车回家。

他说坐到麻城下的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到滴水也是，全是宰人的，他本来只要四块，面的，结果一个人要10块，他们五个人不干，后来他们东找四找，在大市场停的，上那边等去，后来细哥看见他的同学了，同学的车，就说还是四块一个，还说细哥的不要钱，同班同学，细哥还是给了，说这不比平常。

第六段 细胖哥在北京打工 细胖哥说这次去北京，把木玲（木珍的妹妹）烧了一下，就是说花了木玲的钱。

他打工的工地很偏，真难找，木玲真找到了，给他买了鞋、袜子、内衣，就是我们那叫秋裤秋衫的，还拿了一件旧的羽绒服，他说怎么北京果冷（这么冷），我说你以为跟屋里（家里）一样啊。

我说你那车是怎么坐的，他本来说二十号走，没拿到票。

我说以为你们在车站还要呆好好几天呢，票真难买，他也说，几个人急得，他们八个人一块回麻城的。

只有五个是滴水的。

干什么活？

干泥工的，工资没欠，全都是给的现金，给私人盖的别墅，那房主真有钱，说北京人真有钱，说房子盖成之后，还要盖院子，院子里头养花养草，还请一个保姆看房子，平时不怎么住。

工钱给他，三个月了，吃的住的除开，拿到家里有一千八百块。

他觉得还可以。

我说你怎么也那么迟，他说是想早点回，那房子没成功，他说那北京人也真是，冬天水泥冻上了，做的墙是松的，那北京人还非要做，干完了才帮他们买票，后来没有了，就在车站里呆着。

其实他也不是特意出来打工的，他来找一个人，那人借了他两万块，没还，他来讨，只知道那人在北京，不知道在哪，他就来。

幸亏一起出来的有五个人，那人以前是做电工的，电工只养了两个女儿，都出嫁了，他不用回家了。老婆跟着女儿去了，带孩子，大女儿有工作，在武汉。

电工不管家。

那时候说是出来做生意，借两万，后来全都赔了，赔了他更不回家了。

细胖哥来北京找，还是没找着，钱还是没给。

我问钱怎么办，钱么搞法的，他说：落了（过些时个）再说。

细胖哥说没有玩，哪都没去，天天出工。

全都住一个屋里，睡地上，冷得买张电热毯，老弟买的，木玲本来说想买，他说别人买了。

可能就是吃馒头，他说哎呀真好吃。

细胖哥是部队回来的，当过民兵连长，再就是村长，再就是书记。

第七段 现在种田快活 现在种田可舒服了。

小麦都不用种了，谁知道，麻烦呗，割小麦的时候呛人，灰尘最大，鼻孔是黑，脸也是黑的，哪哪都是黑的，八面都是黑的。

就是打小麦的时候就得最大的太阳晒，才好打下来。

那上面的那个毛，我们叫须，那个到身上挺痒的，再个，以前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家种的，自己吃，我们叫馒头叫做发粩，都是自己的面粉。

后来有面粉卖了，还白，就没人种小麦了，现在铺天盖地的，全都是油菜。

它也不用你薅，就打点除草剂，就没草了，追肥，以前是一个桶里抓一把尿素，一棵一棵地泼，现在就等天下雨，反正我们那雨水多，下雨了，拿一袋尿素，一撒，就完了。

现在种田多快活。

第八段 人快活了，就想更快活 我说人快活了，就想更快活，红薯片也不做了。

以前是割完二季稻就开始做薯片，家家都做，像比赛似的，在稻场上，铺上稻草，有的就挑上两桶红薯泥，像土豆泥那样的，全都是隔夜弄好的，有的里面还放碎的桔子皮，就拿一个小桌子，一个地膜，盖秧用的，尼龙的，一个啤酒瓶，再就是一盆水，就在那擀。

看那个桌子有多大，就弄多大，再往草上一铺，就揭下来，极好看哦。

有的时候，四五个人，围着，在那弄，稻场上没有鸡，不用看着。

晒到不沾手的时候再换一个面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赶的时候，东聊西聊。

罗姐、水莲、还有上面的那个二姐，还有是小王的堂嫂，我叫隔壁姐的，还有桂凤，全都在那聊，东扯一句，西扯一句，说做了有没有人吃还不知道呢。

水莲说：没事啊，到二三月，天长，肚子饿，就有人吃了。

有人说：那也不一定。

再一个说：到那时候什么都吃。

现在不做了。

以前还做一种叫花果的，现在也没人做了。

花果就是用粉，做成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，炸炮的，炸得很大很脆，很好吃的。

现在都没人做，现在做的可真是稀物（少有），一看见就抢。

现在的人买的瓜子，太贵了，没人买，都买的葵瓜子。

再就是蚕豆，便宜，两块钱一斤，白瓜子六块钱一斤，葡萄干，六块钱一斤也没人买。

我老逗牛皮客的儿子，说你家有什么好吃的，偷出来出来我吃。

他说我爹才奸哪，买一螺（鸡巴）东西，放在楼上收倒，我找半天没找着。

我说你爹果奸，他说：当然的。

第九段 打牌，小王的二老婆 回家打了几天牌。

二十六到家，二十七没打，洗被子，二十八吃完饭，二十八吃饭我们叫发财，发完财，我还是在门口洗衣服，几个打牌的贩子就来了，小王的大嫂，叫老三，再就是冬梅，小凤，还有小王的弟媳妇，陈红，几个，一直在那喊，喊打牌了，快点啊。

我就在那慢慢的，死不断气的，我心里想，我也不想打，我打不了，这牌我都不会了，新的，打晃的，不要东西南北风的，算帐我都不会了，要庇（音），开口，开四口，都不会。

她们一直在那喊，让我打，我说我不用了反正我不会打。

后来她们就走了，去找贩子去了。

没找着，又回了。

又在那喊。

我说那么的啊，挨要我打。

没打的时候不想打，打的时候又上 我还在家里磨呢，她们就把桌子椅子都搬出来了，牌都弄好了，就差你一个人。

就打了。

还没怎么熟，尽输。

她们喜欢赢我的钱，我的钱从北京带回的，全都是新的，家里的钱都是像猪油渣似的，拿出来一坨，窝在一块的。

我就喜欢把钱抻开，也是破破烂烂的，真没好钱，农村真没好钱。

这是二十八的晚上，打了一天，打到做饭。

晚上也是七筒做的，我没做。

二十九的下午在那聊天，也是线儿火问我跟谁打牌了，我就说是小王的二老婆（即冬梅，木珍到北京后，小王跟冬梅好，大家都知道），她说谁告诉你的，我说多早就知道，还要谁告诉。

她就说：那你知道了还跟她打牌！

我说：没事，我就装做不知道。

她说那可不行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跟她打牌，你还跟她打牌。

宛珍在旁边说：没有这回事，那有这回事啊。

我说你别装了，满弯子的人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？

她说她不知道。

她说别听人家瞎讲，小王不是那样的人。

我说反正不管，我也不在家，管不了，我也不管。

打牌的时候有人讲，说冬梅，你苗（她女儿）回了，她就说，我苗没回我知道，她的干爹带她上北京玩去了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整个村子都知道，什么干爸，就是当二奶。

<<妇女闲聊录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她有非常坚定的文学态度。

我觉得林白作品的风格非常独特，但同时这些年也在不断地变化，是一个生命力很旺盛的作家。

——安妮宝贝 她把自己的世界打开了。

——绍燕祥 《一个人的战争》与《妇女闲聊录》是有一致性的，前者是我的内心和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，是垂直的，后者三我和外界的对话，是横向的。

——作者林白

<<妇女闲聊录>>

编辑推荐

著名女作家林白的突破之作，被众多评论家称为“最胆大包天的尝试”，口述实录式的中国农村女性生活调查，迷离隐秘的私生活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，快乐哀伤的平凡生活。

《一个人的战争》与《妇女闲聊录》是有一致性的，前者是我和内心的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，是垂直的，后者是我和外界的对话，是横向的。

——作者林白

<<妇女闲聊录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